

孤雛感遇記

天笑生著

教育
小說
孤雛感遇記

商務印書館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五 彩 家 庭 教 育 畫

現 出 三 冊

文字淺白。圖畫精彩。

與本館出版之兒童

以畫相輔而行。饒

有趣味。洵幼童之新

玩品。無形之良教師

每 冊 七 分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初版

教育 小說 孤雛感遇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編纂者 吳門天笑生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奉天 龍江 天津 濟南 開封 太原 西安 成都 重慶 商務印書館

安慶 長沙 桂林 漢口 南昌 蕪湖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翻 印 必 究



教育小說 孤雛感遇記

天笑生

第一章

天笑生曰。凡紀一事。先必詳載其地之風物。一似地靈人傑。聰秀之子。必居明麗之鄉者。今有一地焉。左臨大湖。平鋪如鏡。右聳層巒。萬山滴翠。如浴後新妝。宿雨初霽。晴空一碧。萬綠茸茸。生意方萌。暖風撲地。小鳥亦狎人而飛。往來此間者。則有踏青之游客。絲廠之紅女。晨出晚歸之學童。時則好風捲處。隱隱聞雲澹風輕之歌。出自嬌娃之口。則采茶女子也。

驀然間。則一片隆隆之聲。如走輕雷。汽笛鳴鳴。曳殘聲以出叢林。則東來蜿蜒之汽車也。其地有車站。名麗娃鄉。車停。即聞有人呼曰。麗娃鄉。麗娃鄉。有客趣下車。於是魚貫而下者。有旅客不下三十人。一出車站。即東西亂走。其中有一人作西裝。丰姿秀挺。年約二十七。八。右手執椰木杖。神情優逸。左手似不甚便利。然望而

知爲一英俊少年。

既出車站。卽以杖招人力車夫。蓋此間多名勝。游山之客。踵趾相接。而多有藉車代步者。生涯亦不惡。車夫聞喚。卽趨前曰。先生將往何處者。語我可也。客曰。來此游山。先覓一寓所爲便。車夫曰。有。此間有臨川屋。佳客寓也。客試往下榻。必不以小人之言爲謬。客曰。由此間往寓所。車值幾何。車夫曰。路不過三里。惟崎嶇難行。客官正直。我亦不昂。值得小銀圓三角足矣。

客曰。可。惟我尙有行李數事。車小恐不足容。車夫曰。此需別喚一車。客微頷首。車夫乃號召其侶曰。阿熊。阿虎。趣來。趣來。卽有兩健者奔至。乃以一車載行李。而比較略美麗之一車載客。一挽一推。疾負而趨。沿一小村而行。如鶯梭織柳。無此捷也。

客固好談。乃一路與車夫互爲問答。曰。此間何產。彼夫桑田。畝畝想多飼蠶之家。一春所產之生絲。當亦非鮮。車夫曰。客官獨未聞麗娃鄉。宿爲產絲之名區乎。賁

繭。香中乃過。初夏。邇來。又有絲廠數家。營業愈盛。當蠶忙之際。我輩丁男。亦須助力。客笑曰。不信。汝輩一雙粗糙之手。能繅此細滑之絲。車夫曰。客官莫相笑。此亦村人職業也。且客官叨叨問此奚爲者。得無爲絲商乎。

客曰。否。我非經商者。拽行李車之阿熊笑曰。我固知客之非商人。觀君態度。或且爲某學堂之教習。先生客曰。否。我不爲人師。我少隸尺籍。陸軍中一士官也。阿熊曰。虎哥客爲軍隊中人。何溫文。乃爾。我憶吾村中李三兒。非亦入軍隊者乎。其狀乃令小兒見之。而夜啼。阿虎曰。若不見吾鄉之孫文毅乎。當其初從軍時。貧困不能自存。及夫戰爭歸來。聞已得官衣服。亦甚煊麗。胸前燦燦者。不知所懸何物。迥非李三兒比。

火車站初見之車夫名阿松。至是乃曰。孫文毅歸時。聞已以軍功得保。至軍曹長胸前。纍纍者。卽所謂勳章也。此人少時曾入學堂受教育。爲人亦謙恭有禮。惜哉。惜哉。客方靜聽。至是戛然而止。急問曰。何也。此人乃負傷耶。車夫曰。聞彼當日力

戰時亦曾負創及歸里時創病亦癒五六年。前近村有人家火事渠率先援救登屋而顛以破腦死鄉人感其義資其葬事故至今道及人猶有憶之者。阿松曰是也此可爲我鄉之義人乃破巢僅一孤雛而已良可歎惋。

客曰孫某獨無妻耶曰有之距孫某之死未及一年戚戚之孀亦以病死故僅此一雛流落村間客曰其兒年幾何矣能任事乎曰乳名雄兒年纔十二三歲鼻直口方脫不落薄人且目之爲將門之子云客曰以理言之其人未必無後安知是兒暫時落寞異日不奮發也車夫曰願如客言又曰我觀客官左手亦似不自由得無亦以戰爭而負創乎客微笑曰然當日在摩天嶺襲擊時手足胸部均受彈創幸未中要害漸次醫癒今猶得到此游歷也。

語時一路見山色重重環繞而行翠黛撲人襟袖流水潺潺其聲清冷似慰遠來之客恐其寂寞而奏清樂者微風拂袖令人意氣爲爽道中稚子鵲立爲禮此青年士官舉目四矚覺此邊景物在在足以滯人已而乃入臨川屋結構頗精入門

正中方懸一掛鐘。則恰在九點三十分鐘也。

此旅館主人爲兩夫婦。膝下有十四五歲之嬌女。及一扶牀初步之兒。待客周摯。有太古樸厚之風。邇時聞有客至。咸來招待。有女垂髻。常依母側。車夫乃卸行囊。則革囊數具。女主人私問車夫曰。客官何姓也。阿熊曰。試觀革囊上之名刺。便知我輩。日日以車御人。安能記憶得爾。許女主人笑讀名刺曰。金士荃。陸軍中尉。是矣。金先生請少坐。獻茶。客曰。我此來以病體故。醫家言宜山居養疴。不知此間至白雲峰。需幾何路程。女主人曰。不遠。僅三里許耳。先生擬山居習靜。則敝舍有一戚屬家。居住山中。可爲貴客紹介。蓋此間游山者夥。常下榻其家。而夏日之避暑者尤衆也。

客曰。果爾則大佳。女主人曰。客官且少進餐。此間登山車不能達。當別以人荷此行李。俟飽餐後。以午後登山。弗遲也。客曰。諾。乃啟囊出錢犒車夫。并額外加以酒資。車夫歡躍而去。少選。老主人出。則藹然可親。聞客爲金士荃。言當日摩天嶺一

戰曾於報紙時見大名。今日不想老朽乃得親拜英雄。客遜謝不遑。主人乃具膳供客。穀雖不豐。精潔實無倫比。已而女主人來言曰。今有一小使。可爲貴客攜行李。此兒雖年穉而體力良健。碩是三數革囊者。負之而趨耳。客曰。能爲我荷此行囊者。卽佳。初不問其爲誰也。女主人曰。是一至可憐憫之孤兒。年纔十三齡。而椿萱並彫。常來此間欲爲自食其力。計我哀其孤露。恆介紹於貴客。幸是兒性質尙佳。與以錢從。不爭值也。客曰。如女主人言。此小子良可憐。女主人曰。然。且客未知其阿翁亦爲有名之軍人。乃以援人於火而自顛其母。以父故鬱鬱病卒。今僅依其母族中一人住居。麗娃鄉伶仃孤苦。殊足令人喟歎也。客憮然曰。是兒何名也。女主人曰。孫姓。國雄其名。我輩咸呼之爲雄兒。客曰。得無孫文毅之兒耶。女主人曰。然。客何以知之。客曰。知之。我願見其人也。

是日之午後兩點鐘。白雲峰之麓。綠陰如幕。中有兩人及一犬。一爲金士荃中尉。一卽爲荷行李之孫雄兒也。蓋中尉自臨川屋午餐後。卽拾級登山。恃雄兒爲嚮

導凡白雲峰之一草一石雄兒無不視之如故人且能探幽搜奇令人意滿雄兒肩博而背廣碩碩類成人惟顏色略蒼頭蓬蓬不治赤其足奔走尤捷兩目黑如點漆奕奕有光衣服襪襪百結如懸鵲顧興致勃勃殊不類寒乞相中尉則心中思念此子非長貧賤者特以一有功於國家之軍人之子而落薄至此令人氣短白雲峰風景絕佳況值春游之際鳥語花香風和日麗似欲醺醉游人斜陽一抹與樹上桃花相映而紅柳絲搖拽又似含笑迎人而雲氣山光時掩映於碧陰之外中尉一路行來有雄兒指點勝迹到此俗慮都蠲沈疴亦失背望夕陽返射屋瓦鱗鱗咸閃異光行行漸至一溪碧水一泓清澈見底岸上置石磴數處以備游人憩息者中尉略坐卽問雄兒曰若亦曾卒業於學校耶雄兒曰然曾卒業於初等小學高等科曾習一年中尉曰何故中途遽爾輟學雄兒曰椿萱見背家貧無以度日餬口奔走之不遑寧有閒晷以求學

中尉曰可憐哉穉子若今依賴何人得以存活雄兒曰今暫居外祖家名爲外祖

實則已。阿母之遠族伯叔行矣。中尉曰：老人待汝如何？雄兒曰：阿翁殊不喜我。每見必呵斥。隨之。我每日勞動所得之錢歸必奉渠以供彼沽酒之資。若吾阿父在日。當此年齡必送我入村中學塾。今阿翁並不許我讀書。語時淚落如斷線之珠。中尉曰：穉子良可憫。特除此老人外。乃無親屬。

雄兒曰：麗娃鄉尚有一遠族之伯父。當吾母沒時曾一至吾家。與村長兩人爲我謀。栖託之方乃出此策。我至其家未及三日。卽遭敲扑。試觀我手上創痕。皆翁所爲。故余甚願得一噉飯處爲人作苦。使早日脫離苦地也。中尉曰：穉子焉能爲人作苦？少年自張其肱曰：我氣力足勝成人。先生不信。試問臨川屋之主人。往者他人所不能舉者。我輒舉之。幸此屋之主人厚我有客。游山恆呼我爲導也。

中尉曰：穉子於此白雲峰想如溫舊書。一日幾遍矣。雄兒笑指其犬曰：詎獨我哉？卽此盧兒已爛熟此間山道。蓋我一出門渠卽隨我行也。中尉曰：佳哉。犬也能售我耶？雄兒俯首久之。意似未肯。已乃曰：我亦未敢自專。此事當問之阿翁。中尉曰：

老人愛犬未必甚於愛酒與其蓄此狺狺者無寧直達醉鄉之域足以消萬古愁耳脫能以此犬售我者我願以五圓購之特恐穉子不願耳雄兒笑而不言

兩人一路且言且行見山上人家大半黃土築牆白茆蓋屋而中有一字頗爲修整有樓翼然四山環之雄兒曰先生卽下榻此間可乎是卽臨川屋主人之戚屬家也其名曰對山館此樓尤佳顏其名曰環翠樓上有名人題詠恨我識字少不解所云中尉曰此間風景絕佳足資我一個月勾留矣穉子辛苦我當多與以錢倘至山上當來我許雄兒曰敬謝先生厚賜語畢呼其犬跳躍而去一瞥之間已不知所往

對山館者白雲峰新築數椽之屋宇也室雖不廣而結構頗精此館之女主人則五十許之一老嫗也衣服修潔見客至極力周旋俄而引至樓上一室女主人忽諦視中尉曰噫若非金家少主乎中尉曰然我姓金姥何識我者嫗曰少主不憶耶我曾服役於汝家想老主人與太夫人均康健也中尉曰我憶之其梅家姥

乎。蓋梅家姥者。曾受傭於金士荃家。金故爲巨閥。乃父歷官至山東巡撫。爾時中尉方在陸軍大學。偶爾回家。歸覲父母。以學科未能稍曠。匆匆仍回校。故今日相見。幾不復相識也。

已而梅家姥。以其子經商。略有儲蓄。不欲其母之就傭於人也。故與臨川屋之主人爲姻親。乃築此室。以栖游山之客。而生涯良不惡。屋後復有花園。桑園。歲入良豐。軍事旣興。中尉遂慷慨從戎。摩天嶺一戰。以奮勇登先。乃受重創。今雖全癒。而體力尙未快復。經醫生之勸告。乃至此呼吸新鮮空氣。以蘇病軀。中尉詳告以故。并言老父已告歸林下。吾母亦清健。有時兩老人尙憶及姥。不知姥竟在此。享茲清福。今當呼姥爲女主人矣。此間風景旣佳。結構亦精。不信。老姥乃有此雅骨。從今吾輩以主客相稱矣。

嫗曰。老嫗何敢。今日天假之緣。幸得少主惠臨。足使輝生蓬華。至此間一切題額。則藉此名山之福。常有文人佳士聯袂來游。惠我良不細也。老嫗語畢。反身卽行。

以來此佳客。非常歡迎。步履甚健。自後觀之。似駝鳥之聳其背。乃出而呼一女侍。入市沽酒市物。又遣一傭。持網向池中。網取鮮鱗。作羹供客。中尉以得此佳地。喜不可支。作書告其父母。以令堂上二老之安心也。

第二章

雄兒既別中尉。卽飛步歸家。幸此老人尙未洪醉。蓋老人一醉。雄兒卽無倖顧。雖在醒時。亦曾未以好面目示此可憐之童子。凡小兒以健跳活潑爲當。今既伴此枯寂嚴冷之老人。又復不加以詞色。故一室之中。似滿貯陰森之空氣。令人一入其中。便爾不歡。雄兒高歌健跳。一戾家門。興致都消。如入寒冰之獄。老人不啟口。則已一啟吻。無非詈罵。小子耽懶貪喫。實則雄兒自阿母見背後。幾同釋氏之。不血食者三數年。又何論三月不知肉味哉。薄粥一甌。佐以鹽豉。少許。少年人方在發育之時。意嫌不飽。擬欲再添半甌。而老人兩目稜稜。如蒼鷹之斜睨。先爲之氣懾矣。

雖在夏夜極短之時。光與夫冬夜極寒之氣候。雄兒必天明而起。汲水挑柴。以及掃除揩拭。老人宿醒未醒。常以被蒙頭。乾嗽不已。則雜以詈語。夫兒童習勤。本貧家之常事。然爲之親長。必加以獎勵之詞。以鼓其氣。今雄兒雖勞動逾恆。而所償者。仍此申申之詈。蓋足以慰渠寂寥。令彼歡樂者。僅此英國種之獵犬盧兒而已。是犬爲乃父所留遺。善識人意。雄兒朝夕與共視之。不啻一親朋也。

然以雄兒所依託之老人。如此吝嗇。寧能蓄此犬者。願以雄兒當日來此老人之家。卽有是犬。雄兒恆謂老人撲我。我所忍受。特不能虐待此犬。虐待此犬者。我必奔告村長。蓋村長者爲雄兒之父。執隱隱監督此老人。勿令酷視此孤兒也。

老人家在村中一小阜。門前有大池一方。垂楊披拂。雜以野花。雄兒跳躑其間。有時折柳編籠。持釣竿往釣游鱗。入市易錢。以博一飽。距老人家數十步。則有一茅屋。其處爲村中一苦節之婦所居。節婦朱姓。十七歲卽喪其偶。遺一女。名曼哥。瑩瑩母女作苦自活。其母藉十指以謀生。爲人縫紉洗濯。以覓蠅頭之利。顧內外清

潔教女亦以義方。

今歲曼哥已八歲矣。每晨必在竹籬外飼雞。漆髮覆額。兩頰紅如林檎。衣服雖舊。潔淨無纖垢。或加以補綴。亦必端正。胸前常掛以雪白之胸圍布。穀於地。口中作閣閣聲。卽有雄雞戴其高冠。牝雞率其雛兒。飛奔而至。而家鴨三四頭亦且大踏步而來。雞驚爭食。曼哥則坐樹根觀之。引以爲樂。

雄兒每出入。必經其家。有時見曼哥早起飼雞。旭日之光。方透林表。卽遙呼曰。妹起早耶。顧曼哥見雄兒時。時引避。有時遙見雄兒來。卽自匿於樹後。蓋雄兒爲武人之子。不事修飾。衣服垢敝。蓬頭跣足。初不厝意。且生平尤好惡戲。令人生怖而更足使曼哥望而生畏者。卽此朝夕相依之盧兒也。

一日曼哥早起。俯首倚於竹籬。雄兒遙見之。仍呼曰。妹早起耶。曼哥不答。雄兒異之。趨前進。矚則曼哥垂首而泣。雄兒念曼哥雖避我。然終日嬉嬉有笑容。或唱歌遊戲。跳躍於草蹟之上。今奈何泣耶。因放却釣竿。趨前曰。阿誰欺負妹子者。哥哥

爲汝復仇。曼哥搖首不答。雄兒曰：「奇哉！腹中餓耶？抑爲阿母所答耶？」曼哥曰：「阿母從不答我。我飯亦飽，食久矣。」雄兒曰：「然則究竟何爲在此啜泣？」曼哥曰：「阿母病甚，我家又無錢，可以延醫生如之奈何？」

雄兒聞言，顰蹙曰：「此却大難事！且阿母何以一病至此？」曼哥曰：「三四日前，人家請阿母製一衣，其人急於他行，願倍其工，值我母一晝夜未眠，感冒風寒，遂發寒熱。今則狂熱未退，時作囈語，且苦咳，夜不能睡，腰骨作痛，爲狀殊篤。」雄兒曰：「是必延俞先生一診治。」俞先生麗娃鄉有名之醫生也。曼哥曰：「談何容易！我聞俞先生診治一回，需出重金，貧家安能辦此？」語時，淚隨聲下。

雄兒見曼哥之泣，胸中益不能忍受。因思我當日父母在日，愛兒之心，幾如汪洋海水，全傾注於兒身。今日我父母棲此重陰，我之伶仃孤苦，依人爲活，悲慘何可！以言喻，我已如此，倘令曼哥之母一朝辭世，將如此。嗚呼！曼哥何念及此，則一掬同情之淚，感喟於不自己，乃自語曰：「阿母病無力延醫，此正大難事，恨我亦愛。」